

柔和的陽光

雨龍

凜冽刺骨的北風冰凍了大地，月亮也冷得縮了頭，一切是黑暗的，死寂的。

突然，一列觀光號，掠過一道白光，劃破了原野，向著臺北急馳而去。車內的旅客多已沈睡，只有一位男客，仍望著漆黑的窗外，雖然看不到什麼。他看了看錶，露出一絲微笑；二十年來的經驗告訴他，時間是成功的第一要素。他揣測，總局這次特地從臺南調他北上，其對手必非等閒人物，所以他重新打開公事包，將無影龍僅有的一份資料，又詳讀了一遍，當他再次收好文件時，車子已進入了臺北市區靜對著五光十色的西門町，他不覺多看了幾眼，臺北，這個人們不想來，而又不得不來的都市。

下車三個小時後，他來到了石牌。夜深了，天也飄起雨來了，一絲絲的雨水，打在冷風中，更加使人難受。他儘量將身子縮在大衣裏，放慢脚步走著，石牌是個新興住宅區，高聳的公寓，如雨後新筍，但他毫不動心，因資料指出，「無影龍」的家，是間破舊的小竹屋。好不容易，在一幢公寓後面，五百碼遠的小丘下，找到了這間小屋；窗內露出暗淡的燈光，顯示出裏面有人，他低聲叫到：「好一個『無影龍』，竟敢窩藏到家裏來！」他著實有些不信「無影龍」曾在十數名警員的包圍下仍突圍而逃，他暗自思量對付這種人，只能開智，不能動大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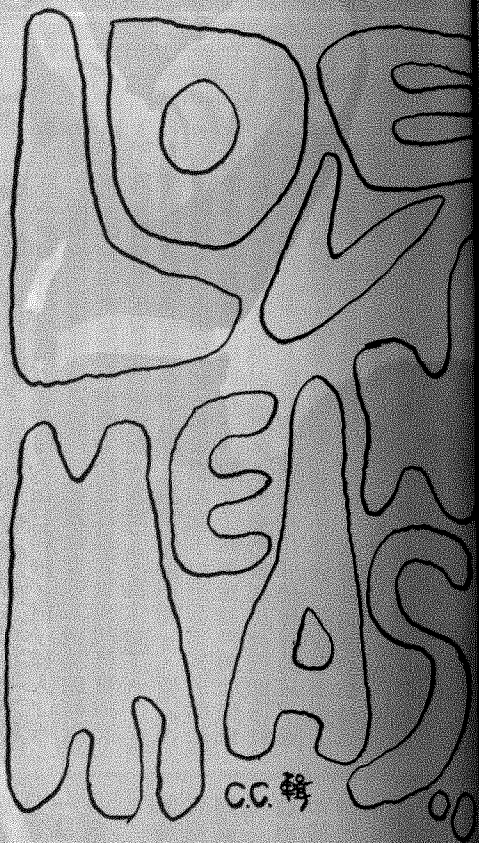
屋外圍著一圈籬笆，在黑夜裏，像一群矮人，保護著屋子，他閃躲著前進，終於來到竹籬邊，未做停留，猛然用力一躍，翻過了籬笆，身子平穩的落在院子裏，他反身笑了，似乎嘲笑著這群不足二尺的衛士。屋裏

繞過院子，輕悄悄地接近門板，屏住呼吸，靜靜的聽著；屋內寂然，想必「無影龍」已經睡了，他不覺暗道：「我真高估了他！」但他必須聽音辨位，猜出「無影龍」所處的位置。

錶上的指針，指著四點半，他熟練的掏出手鎗，左手運足力氣，向門栓處猛劈，身子順勢撞去，這種劈磚切石的力氣，用在薄木板上，自然應聲而倒，立刻他衝進屋內，幾乎在同時「砰！砰！」他放了兩鎗，但對手的反應也不慢，只聽竹牀喳！喳！作響，同時，二發子彈從他耳邊掠過，林警官即時滾向牆角，一切恢復了平靜，靜得出奇，靜得可怕，只有刷刷的雨聲，和呼呼的松濤。林警官等得有些急了，他知道對手的厲害後，更不希望輕易殉職，當他正欲翻錶看看時間時，忽然心生一計，他將面朝下的夜光錶，慢慢的移向右側，然後猛翻錶面，身子以最快的速度，對著錶的反向滾過去，果然一陣火光，從竹櫃旁冒出，接著，他馬上報以數鎗，週遭復歸於死寂。雨停了，陣陣的呻吟，代替了雨聲。林警官的手裏，仍緊緊的握著僅剩一顆子彈的鎗，他緩緩的站了起來，小心的走向竹櫃。

雲層薄了，天漸亮了，呻吟聲也停止了。竹櫃旁一灘鮮血，林警官望了望在血泊中的人——一個不像犯人的犯人。在搜查房子時，一頓合家照吸引了他，依著晨光，他看清了其中的人物——一對夫婦和兩個孩子。而這對夫婦竟是林警官的雙親。

又是一個清新的早晨，柔和的陽光，穿過小窗，照著粉碎的夜光錶，照著「無影龍」，也照著林警官眼角的淚珠。



紀伯倫

愛除自身外無施予，除自身外無接受。

愛不據有，也不被據有，因為愛在愛中滿足了。

當你愛的時候，你不要說：「上帝在我的心中，」卻要說：「我在上帝的心裏。」

不要想你能導引愛的路程，因為如果他覺得你配，他就導引你。愛沒有別的願望，只要成全自己。

但如果你愛，而且需求願望，就讓以下的做你的願望吧：溶化了你自已，像溪流般對清夜吟唱著歌曲。

要知道過度溫存的痛苦。讓你對於愛的了解毀傷了你自已；而且甘願地喜悅地流血。

清晨醒起，以喜顰的心來致謝這愛的又一日；日中靜息，默念愛的濃歡；

晚潮退時，感謝地回家；

然後在睡時祈禱，因為有被愛者在你的心中，讚美有之歌在你的唇上。

——莎士比亞——

真愛情的道路永遠是崎嶇多阻的，即使彼此兩情悅服，

或戰爭，或死亡，或疾病侵害著它，使它像一個聲音，一片影子，

一段夢，

一陣黑夜中的閃電那樣短促，

在一剎那間它展現了天堂和地獄，

但還來不及說一聲「瞧啊！」

黑暗早已張開嘴巴把它吞噬了。

光明的事物，總是那樣很快地變成了混沌。

在戀愛中的人們，

越是到處宣揚著他們的愛情的，

他們的愛情越是靠不住的，

真愛情是不能用言語表達的，

行為才是忠心的最好說明。

——羅曼羅蘭——

愛情是一種永久的信仰。

一個人信仰，就因為他信仰，上帝存在與否是沒有關係的。一個人愛，就因為他愛，用不着多大理由。

——王爾德——

戀愛絕不是一種甜蜜的東西，

而是一種需要特別忍耐的苦惱的連續。

——蕭伯納——